

怡然哉 泼彩

(三)
史实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怡然哉泼彩

(第三卷)

史实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序 言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庄子乃是大哲，世间万事万物被他参破。他说：“守魮鮓，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在这段话中，“魮鮓”是小鱼，庄子认为人们如果眼睛只盯住小鱼，那么捉住大鱼就难了。同样道理，人们如果谨小慎微、拘泥小事，那么离做成大事就远了！值得注意的是，庄子所说的“县令”，不是后来的“县官”，而是“高悬的美名”！……于此可以看出，庄子提出了“小说”却又否定了“小说”，幸而他的“小说”不是后来的“小说”，而是浅薄琐碎的“小言论”“小见识”罢了。

小说的雏形现于先秦两汉。大而言之，神话、传说、寓言等都是小说一族。可惜，汉代仍然有人蔑视小说。《汉书·艺文志》写道：“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请看，“小说”被等同于“道听途说”，其尊严、地位又有几何？

有趣的是，尽管有人不断讥诮小说，但小说还是像刍草一样漫山遍野不择地而生！魏晋志怪，唐代传奇，宋季话本，直发展壮大为元、明、清历朝“文苑”中的“泱泱大国”！明朝开始有人美化小说，说它们能够“家训、世范、劝善、省心！”（见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清朝开始有人为小说评功，说它们能愉悦人心：“太平已久，国家闲暇，日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见梁绍壬《秋雨庵随笔》）

就是这样，小说同其他事物一样具有历史发展必然性。

到了近代、现代、当代，它们已经烈烈轰轰、蓬蓬勃勃，直弄到汗牛充栋、多如牛毛、牛气烘烘、吹牛上税矣！不是吗？现如今小说已把“诗歌”比得“无颜色”，把“散文”逼至“偏安一隅”，把“剧本”搞得乖乖与它们“结秦晋之好”——多少影视剧的“母本”已不是“剧本”而是“小说”！

如果认为“小说”就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那真是幼稚得可笑！我的夫人史实副教授就是这种幼稚可笑者之一。她幼时家居一神秘之乡，自小便被一些“鬼故事”“妖传奇”弄得神经兮兮。长大了，成家后，她日常说话也不时露出魔怔怔、怪叨叨痕迹。也许受祖地民俗熏陶濡染，她口中笔下爱编“故事”——尽管她编得并不绝妙，但她乐此不疲。

我初知她“写小说”是耳闻，她说她中学时就开始尝试写“小小说”。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亲眼见她“写小说”是在“十年浩劫”的前期。那时，北京大学武斗恶性升级、害人骇人，她因受伤躲到北京矿业学院避难。那时她身体精神俱差，但仍不甘“平庸”，就到处看大字报、搜集资料，并拿出她“胡编乱造”的癖好，偷偷写起“长篇小说”来。1969年，北大“革命大联合”、“斗私批修”，不知何人将她的“长篇小说”《谁主沉浮》盗出，上交给工宣队、军宣队，作为她“不关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逃避改造”“脱离运动”的罪名！当时，她受到了很大刺激，不仅仅因为“长篇小说”被没收，更因为北大校、系两级工宣队、军宣队逼她“写检查”“斗私批修”！不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记者也来采访她，用以描述她“和平演变”“走白专道路”的故事。

抽烟上瘾，吸毒成瘾，“写小说”恐怕也有瘾，否则无法解释史实夫人丢了小说败于小说还要再写小说！1970年，我们大学毕业分配至贫困僻野。后来几经颠沛流离悲欢离合直至今日，她都没有放下创作的笔！她写过诗，写过散文，写过小说，写过剧本，其中，小说似乎更是她的偏爱！长、中、短篇她都写过，只可惜中途因意想不到的变故，她的作品损失了很多很多！……

今天，史实夫人打算整理出版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创作的八个中篇，让我为之作“序”。我写过诗歌散文，没有尝试写小说，对于小说创作还真是个外行。但由于专业关系，我读过一些古典小说。我将我对古典小说的认识讲给史实夫人听，她哈哈大笑，曰：“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何谓“其二”？咨询后方知，她指“新派小说”、“新新人类小说”。史实夫人不能容忍的事很多，有一阵子她特别不能容忍“传统小说”与巴尔扎克被人攻伐。据她讲，法国及西方当代某些叛型作家公然打出“反情节”“反巴尔扎克”旗帜。他们鼓吹小说应向抒情、说理、隐喻、象征等方面发展。也就是说，什么人物、情节、环境，什么典型、真实、具体，什么误会、巧合、悬念……通通闪开！现在应当关注和表现的只有“心态”、“情绪”、自在的随意、跳跃、无序和稀奇古怪的意念群！……中国人已不耻于“拿来”，于是，小说界一度批量进口“意识流”和“荒诞”。结果，文坛上某些小说已演变为一片梦话、昏话、狂语、谰语！有人居然声称：社会是“全息社会”，反映社会的小说也应当是“全息小说”。而他们的“全息小说”是什么模样呢？是“瞬息万变”！这些人声称要对小说进行全新的“美学思考”，他们“美”了之后是：粉碎传统小说的写法，说它们只写出了呆板的外

壳；推崇时髦小说的制作，说它们才捧出了鲜活的灵魂！……史实夫人在“朦胧诗”泛滥时曾痛心疾首地说：“这是败坏诗！中国人从此贱视诗！”由此可知，当某些人疯狂地张扬“心理时空”的奇妙，对“心理”进行肆意地夸张和变形时，她是怎样的郁闷和焦灼。她不止一次地说：“某些作品描述的不是正常人的思维和情感，而是完全紊乱了的变态的思维和情感。”她说：“某些作者标榜自己写出了‘人的生命体验’，可世界上除了神经病患者，谁会拥有那样的生命？”她说：“异类小说中的人物无休止地‘心灵摇滚’，他们的言行没有因果关系，没有内在逻辑，反映不出理性人类的本质和规律！”据我所知，史实夫人也曾“实验”过“意识流”，结果是：自己都不知“流”自何方，“流”向何处！据说，在这次选篇中，她决意不给那几部“试丑石”以“机会”。

史实夫人是“性情中人”，很愿意“动感情”，严重一些讲，是“感情冲动”。对于社会上身左右遇到的“真善美”“假恶丑”，她都反响强烈，不写不快！但她又忙于教学科研，每每分心，就断断续续地写写停停。谁都知道，小说创作，尤其是中、长篇小说的创作，非有较长的时间和较安静的环境不可。而她，恰恰遭逢到种种“不可”“不可”。由于我的教学科研任务比她更重，无暇细读她的小说，所以在此真不敢夸她或贬她。

最后讲一句公平合理的话：史实夫人小说的成败优劣，由读者们来评判罢！

李 炳 海

2000年元旦于东北师大

第三卷目录

犯罪王落网记

- 一、莫名其妙的数字..... (1)
- 二、风神来兮，天意哉 (12)
- 三、纪实小说自有功用 (28)
- 四、贼胆包天，非法涂改 (50)
- 五、“美男子”驴唇马嘴..... (69)
- 六、“八情”之外几个女人..... (99)
- 七、色狼变态，揉碎桃花..... (122)
- 八、何处遁形也，狂蜂浪蝶..... (147)
- 九、“一号仇敌”露真面 (169)

非常女人之恋

- 一、南疆尸横台风夜..... (182)
- 二、祭活人·升厂旗 (196)
- 三、他是不是真凶..... (211)
- 四、诡计多端，端的可信乎..... (224)
- 五、神秘女性，藏头露脚..... (239)
- 六、甲气息奄奄，乙风流占尽..... (256)
- 七、“大姨二姨”是谁 (273)
- 八、“演讲团首席”被迫下机 (288)

九、罪恶昭彰见铁证·····	(299)
尾声：情爱有价·····	(311)

小城故事少

一、哑谜何其隐也·····	(315)
二、胖大海，锯开葫芦·····	(322)
三、各怀心腹事·····	(329)
四、“人才”神经失调·····	(338)
五、身正无须设定诡计·····	(345)
六、“圣母玛丽亚”被难·····	(354)
七、拆笼毁厩助飞扬·····	(364)
八、“密码”大破译·····	(373)

园中起风浪

一、噩梦醒来天未明·····	(380)
二、关系网上的“死结”·····	(388)
三、苦果·甜腻的糖浆·····	(398)
四、迷雾终会消散·····	(406)

犯罪王落网记

一、莫名其妙的数字

距恒砣市南郊一公里的五指丘是附近城乡居民非常熟悉的地方。二十年前的一场大地震，把这本来是一片坦荡荡的平原变成了丘陵拱涌、断崖参差、河道纵横、良田畸零的荒芜带。

一开始，看惯了一马平川的人们对造物主这鬼斧神工的杰作颇有新奇之感。每当仲春孟夏，假日良辰，那些会工作也会休息的人，准能想起到这里来吹吹大自然的风。他们或撷取丘上的野花，或捕捉河里的游鱼，自是别有一番乐趣。

可是，不久后发生在这里的一起梁山伯祝英台式的“殉情”壮举，大大地扫了人们的兴！

在五指丘的“中指”上，赫然冒出了一座呈椭圆形的二

人合葬墓，就像一只黄灿灿的戒指戴在手指上。

这是多么令人恐怖和厌恶的“定情”物！

一时间，冷落和荒凉起来。然而，没有持续多久，过不几年，这里又热气腾腾，闹哄哄起来。

由五指丘上行约五百米，丘下六条支流陡然汇成一股大脉。因流量增大，河面拓宽，阻断了南北交通，当地政府决定治理它。

1982年，由政府贷款，群众集资在这里修了一座造型精巧的七孔水泥桥。此桥一建，城乡方便，利农益商，众口称赞。这条路，这座桥，顿时成为车辚辚马萧萧，人们穿梭来往的“热线儿”。

乡政府颇具远见，为了护堤保田，在赞助修桥的同时，就布置村民在河堤两岸栽植杨柳，在河滩之上播种蒲茅。待桥建成，五指丘上下已是绿荫匝地，芳草萋萋了。于是每至春和景明或晴朝朗暮，桥下林中又常徘徊着浪漫男女。

呸！人世间怎会有那么些不顾别人的败类呢？他们好像专门为了破坏美而降生！——1988年5月12日上午7点钟过点儿，牧羊娃二宝在七孔桥下发现了一具女尸！

“死人啦！死人啦！”二宝一路丧魂落魄，一路大呼小叫，一路跌跌撞撞。

他告诉了他父亲，他父亲告诉了村长，村长向乡派出所报案，乡派出所向市公安局报案……

不到两小时，这骇人的信息就传遍了城市与乡村。过往的车辆、行人停住了，特地赶来的“看客”似以几何级数增加。报社电台电视台的记者都想抢个“头条”或“独家”，他们带来可以造成直觉效果的照相机和摄相机。

比起他们来，市公安局的人仅仅算个“中速”。幸好他

们在电话里早已布署乡派出所的干警保护好现场。

市公安局决定派刑侦队长卢贵生负责侦探这桩命案。老卢五十一岁，干了三十年侦察工作。他经验丰富，许多疑难案件在他手里迎刃而解。他的助手曲成，才三十岁，在他的指导下，几年功夫就被人誉为最有希望的青年侦察员。

编入此专案组的，还有两名刑警实习生，他们一个姓范，一个姓崔。

老卢下车伊始，先与小报和电台电视台的记者交涉：报道可以，但有关内容必须经侦察小组过目。因为在案子未破之前，有些内容属于机密。

“当然！”一记者耸耸肩，“我们不想耸人听闻，只要实事求是。而这实事求是又必须以保守秘密为前提！”

怪味。法律和新闻总闹不和。

今春雨水不多，即使昨夜下了一场小雨，这桥下的水流也并不太大。

老卢领三个年轻人开始勘查现场。

女尸约三十岁。她身着外衣制裤，披头散发地蜷缩在靠近河堤的一根水泥桥墩的旁边。

这桥墩根部，有一块连堤的“高地”，女尸就摆在这“高地”之上。

凶手为什么把女尸摆在如此显眼的地方呢？

再一细查，在这桥墩的“迎水面”，有个1.5米方圆，1米深浅的水坑。这水坑是水流大时撞击桥墩，形成漩涡而造成的。

老卢问三个年轻人：“你们说，把这蜷缩一团的女尸放进这个水坑里，能不能装下？”

三个年轻人拿眼打量一下，曲成说：“能。上面还能盖

一层沙石之类。”

老卢满意地点点头。

初检女尸，致命伤只有一处。后脑勺头骨被击碎，紫黑色的血块糊住了她的头发。再看她的手，右手指甲里有血迹有毛发。曲成没等老卢发话，就把这很可能是破案关键的证据收集起来，装进一个专用盒子里。

很明显，这是一起凶杀案。

这桥下，不太像作案的第一现场。这里有被害人的血迹，但不多。这里只有几行杂乱的脚印，但没有搏斗的痕迹。这里也没有找到作案的凶器及凶手遗留下的任何物品。

“我想，这女人是被凶手杀害后搬运到这里来的。”曲成猜测说。

他的根据是：桥上柏油公路通向市里那端左侧土道上，有一辆摩托车从市里方向开来，停下，又有转弯开回的辙印。再仔细辨认，从摩托车上下来过两个人，一男一女。这一男一女顺着公路的斜坡歪歪扭扭地向桥下走去。斜坡上的草被踏出了两道深深的足迹。到了河滩，这两道足迹更明显了。男的鞋是42号的，女的鞋是38号。按人体比例计算，男人身高在1米73左右，女人身高在1米66左右。

老卢：“女尸身高约1米64，女尸的鞋与这鞋印不符，所以，我可以断定，凶手是一男一女，女尸是这二人之外的第三个人。”

“对！”曲成说：“你们看，这一男一女脚窝的深度远远超过与体重的比例。按两人身高体重，绝不至于有这么深的脚窝。”

小范一指沙滩上，叫：“真的！老曲1米75个头儿，可你看他的脚印比那男人的脚印浅得多！”

小崔用皮尺去量了一下，差 0.05 厘米。

老卢向三个年轻人指出：“请大家注意这一男一女脚窝的独特性！他们的右脚都比左脚重！这说明，他俩的右肩扛过或右腋夹过什么东西……”

小范抢着说：“这东西很可能是那女尸！”

老卢点头，说：“对。再从公路斜坡和河滩上的脚印看，下来时是两个人，回去时也是两个人……”

小崔也不甘迟缓，忙接过话头：“这又证明，作案人是两个，是一男一女杀害了另一女！”

推测，有时是合理的。推测加上现场的模拟试验，使他们在笔录上作了上述记载。

那么，凶手是在什么时间把女尸运来的？

经过勘查，老卢认为是昨夜 9 点到 12 点钟之间运来的。其根据有两点：一是从女尸现在摆放的位置上看，显然不是凶手预谋的位置。凶手的真实企图是想把女尸投进对面的那个水坑里，然后用桥下的乱石碎草将尸体掩盖住。可是，这一切都没来得及。为什么没来得及？可能是桥上路上来了行人或车辆，他们怕自己的摩托车被人发现而匆匆地离开这里。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么，时间只能在 9 点 10 点左右，因为太早，凶手不敢来，太晚，路上不会有行人车辆，不会出现他们意想不到的情况。二是查看一下公路向桥下斜坡上的草，被踏倒的草上的雨珠儿和附近没被踏倒的草上的雨珠儿一模一样，两者没有区别。而昨夜的雨是 8 点多钟下起，近 12 点钟停的。如果凶手是十二点以后移尸，那么两种草上的雨珠绝不会一样。

放羊娃二宝听完老卢的分析，插嘴说，昨天晚上七点他才从这儿赶羊回家，他扶着桥栏杆向下望过，没见下面有什

么女尸。

二宝的话引起了他父母的不安，他母亲马上解释：“这两天，我孩子天天到这儿放羊，为的是等他的一个姨，他姨说来串门儿，怕她初次来认错了路……”

小范突然问二宝：“那死的不是你姨吧？”

二宝的母亲生气了：“你咋这么说话？我妹子来了，刚到！”说着拉过她身旁的一个乡下姑娘，那姑娘脸一红，没说什么。

四个侦察员把女尸抬到路边上。曲成大声问围观的群众：“你们谁认识这个被害人？”

大家围上去仔细辨认，都纷纷摇头后退。

按一般逻辑，被害人与凶手都应当是附近的人。因为，不是附近的人，不会知道桥下有一个天然的洞穴。

于是，老卢让附近各乡镇的治保委员调查一下，看谁家走失了一个女青年。

女尸摆在路旁一天，来看热闹的人不少，就是没人认出她是谁。

死者是何人？她因何故而被害？

看她死后的面目，并不像常见的有些尸体那样丑怪吓人。她皮肤白晰，五官端正，眉睫细长，嘴巴小巧。

“啧啧，她生前一定是个美人儿！”一个“半老徐娘”这样感叹。

老卢和他的组员们想到的却是：她何以被一男一女所害？她是那男凶的妻子？还是那女凶的情敌？这是第三者插足造成的家庭悲剧？还是多角恋爱结出的恶果？

没人认尸，老卢让年轻人把女尸放进运尸车里，拉回市公安局去。

法医对尸体进行全面检查。发现后脑伤势很重，头骨破碎面积达5平方厘米，呈圆形放射状。据分析，造成创伤的凶器不是刀、斧之类的锐器，而是砖头、石块儿之类，这砖头石块儿又有圆形的“角”儿。

“河卵石！”曲成首先想到了这种东西。

“是大块儿的河卵石，是足以致人重伤的大块儿河卵石！”老卢补充说。

头天，在发案现场，老卢并不是没有想到这点，他曾想到凶器可能是石块儿之类，他也曾细心观察过现场周围，但没有找到带有血迹的石块儿。河滩上没有，尸体周围没有，连那个清澈透底的1米深的圆坑里也没有。

难道凶手把那块带血的石头带走了？

难道桥下就是凶杀案的第一现场？

看来，凶手很狡猾，这绝不是一桩简单的好破的案子！

法医再检查女尸的生殖器官，认定，她结过婚，生过孩子。从外阴和阴道看，她死前没有与人发生过性行为。

技术员化验女尸指甲里的血迹和毛发，结果证明，这些东西不是死者自己的。

小范小崔奉命搜查死者的外衣外裤内衣内裤，结果发现重要线索：

在女尸贴身裤头的前方，有一个手工缝制的旁兜儿。暗兜上方别着一个别针。打开别针，里面露出了一角信封。信封是牛皮纸的，折成两折。展开一看，上面收信人的地址是：M省连庆市《文学新秀》杂志社文学创作刊授学院；收信人的姓名是：49号教师；寄信人的地址是：X省宁安县常乐乡广播站。信封上没有寄信人的姓名。

就是这样，小范和小崔也喜出望外，他俩忙把这信封拿

给老卢和曲成看。

四人均认为这是意想不到的收获！

打开信封，里面装有 50 元面值的人民币十张，还有一张写满阿拉伯数字的信纸。信纸的“天头”上有“东方红中学”五个红色印刷大字。

四个人头凑在一起细看信纸上的阿拉伯数字。那数字是这样排列的：

1984·5·前——

1984·5·后——

1984·9·1——

1984·10·27——

1985·8·15——

1985·12·2——

1986·7·31——

1986·9·9——

1986·12·2——

1987·9·9——

1987·12·2——

1988·3·8——

从这十二行数字上能看出什么呢？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是一张按年代先后顺序排列的时间表。这张表里包括了五个年份。

小范推测：“这张时间表与钱款有关，因为它与五百元人民币放在一起，没准儿，是她生前储蓄的时间吧？”

小崔也推测：“我看，这张时间表与她生前与人交往有关！里面有几个重复的月日，我想，那一定是她值得纪念的日子！”

老卢和曲成的思维机器比两个实习生转的更快。他们凭直觉意识到，这是一张与这个女人的生活有极大关系的时间表。储蓄备忘录似乎不太可能，因为储蓄需要记的不仅是时间还有帐号和款数。那么，与死者的恋爱婚姻有关系吗？恐怕有关系！

“确实，”曲成接着刚才小崔的话茬说：“这张表里的几个数字很奇怪：1985·12·2；1986·12·2；1987·12·2。连续三年都有12·2。这一天是死者生前值得纪念的一天吗？还有，1986·9·9；1987·9·9，连续二年都有9·9。这一天也是死者生前值得纪念的一天吗？……”

小范一拍手：“9月9日是毛主席逝世的日子！”

小崔反驳他：“可表中的1984年、1985年都没写上9月9日啊！”

这真是一纸天书！

最后引起老卢注意的是表里最末一个时间：1988年3月8日！这距昨天案发时间才两个月！

另外，从女尸身上搜寻出来的五百元钱给了老卢新的启示：这个女人不是附近的人，她是远道来的。否则，她不会把这么多钱带在身上，缝在兜里。这些钱，可能是她准备用来吃饭和住店的。

那么凶手呢？凶手是附近的，还是远道而来的？正如最初的判断，凶手可能是附近的。如果不是附近的人，不会对大桥及桥下的地形那么了解；如果不是附近的人，不会用摩托车来移尸。谁都知道，一般简便摩托是不出租的。

侦察小组面对“现场勘查记录”，“法医鉴定报告”、“技术化验报告单”、“搜查所见分析”等材料，开了第一次的案情分析会。